



晨曦染上大峽谷的壯麗景觀。

(Havasupai) 的聚落，他們在大峽谷至少生活了 800 年。Hava 的意思是藍天，su 意指水，pai 則是人，Havasupai 是「藍綠色的天空和水的人」，原民的自喻讓我對大峽谷有了全然不同的想像。

早上直至下午一直昏昏沉沉在遮棚下，有時坐，有時躺，有時往外頭水龍頭走去，開冰涼溪水沖擊著頭骨身軀，降下一些溫度，亞利桑那州沙漠環伺的河谷下緣，我打開參禪入定的心。傍晚五時，溫度轉低，夜幕將低垂，樹梢上，突然，傳來一群群的蟬鳴，一陣又一陣的嘶吼，嘩嘩嗡嗡合唱起來，上百分貝的交配吸引聲，那蟬鳴，跟臺灣的知了叫毫無差異，氣氛宛如北回歸線夏日夜晚的燠熱。在美國大峽谷的底端，在原住民舊居的土地上，滿天繁星蟬意嘶嘶，驀然一種臺灣味的靈魂，歌唱著。

#### 吳懷晨

詩人、山行者、縱浪人、哲學博士。北藝大教授。出版創作、論述譯作十餘種，獲多種文學獎。近作為《神廟之島》。

水、摔落、熱衰竭，心臟病發都是死因之一。雖然我這趟要走的「光明天使步道」(Bright Angel Trail) 已是最受歡迎的大眾路線，但夏季炎熱，春秋冬溫常降至冰點以下，每年仍有人在這條陡峭小徑上昏厥或喪生。

一抵達崖邊步道口，我瞬間著裝，羚羊般地躍動奔走向下，早晨七時，山體仍陰鬱，但沒多久，清新、金色的亮粉已撒滿上方岩壁，太陽出來了，氣溫漸上升，傾斜的岩層顯露無遺，從谷底至頂部沿壁露出由寒武紀到新生代各期的系列岩系，水平層次清晰，岩層色調各異，將近 20 億年的地質變遷史一覽無遺。瞬間，急速的熱浪湧現，沒多久，我們的身體汗水淋漓，大峽谷的熱情擁抱每一吋肌膚，人被暖暖的熱氣團圍住。

雖然身負重裝，急速健走下，金色光子尚未打到我們身上前，便已走了 7 公里，抵達了中途的「哈瓦蘇派花園」(Havasupai Gardens) 營地，坐下歇息，沒想到就此，我就再也無法移動，熱空氣讓「不」處處遍布，那燥熱的氣團層層包裹肉身，我一動都不想動。決定就此迫降。遮棚下搭好帳，幸好頂上仍有涼亭及樹蔭遮蔽。這山谷下緣小營地，四周環繞高聳喬木，除花草外還有綠水流過。曾經，此處是原住民哈瓦蘇派人



# 大峽谷的靈魂在歌唱

The Soul of the Grand Canyon Sings

文·圖 | 吳懷晨



在大峽谷的山道上和驢隊擦身而過。

清晨六點，我以狂飆的心，奔馳在 66 號公路北往大峽谷的州道上，整條公路就我一輛車，美國中西部的道路，攤開 25000 分之一地圖，能清楚看出那畫出的線條在兩點之間堅毅筆直著，我以時速 120 英里的恐慌感，末路狂駛，只因必須趕在太陽真正露臉前，就背包上肩，好快步啟程。

舉世聞名的大峽谷，是科羅拉多河耗費上億年切割而成，壯麗開闊總長達 450 公里。每年有數百萬名遊客來此觀光，或搭乘小型飛機翱翔峽谷切口之中，或驅車臨崖，眺望俯瞰。但，只有步行小徑才可以深入峽谷底下。大峽谷上緣是一片森林，峽谷底端則近似荒漠地帶，平均深度約 1200 公尺，由上往下便走進了森林到荒漠的一系列生態系。

當有機會來到大峽谷時，我便決定要在荒野間耗上幾晚，必然要下探健行，攀岩越壁，走一段遠足徑，這可是登山者的運動之心。

但，成功申請入園健行許可後，我不斷收到國家公園的來信，警告六月底健行那幾日，溫度將上飆華氏 120 度 (攝氏近 50 度)，尤其避免於早上十點至下午四點間活動，行文嚴重恐嚇。其實大峽谷一年通報的死亡人數為 10 至 15 人，溺